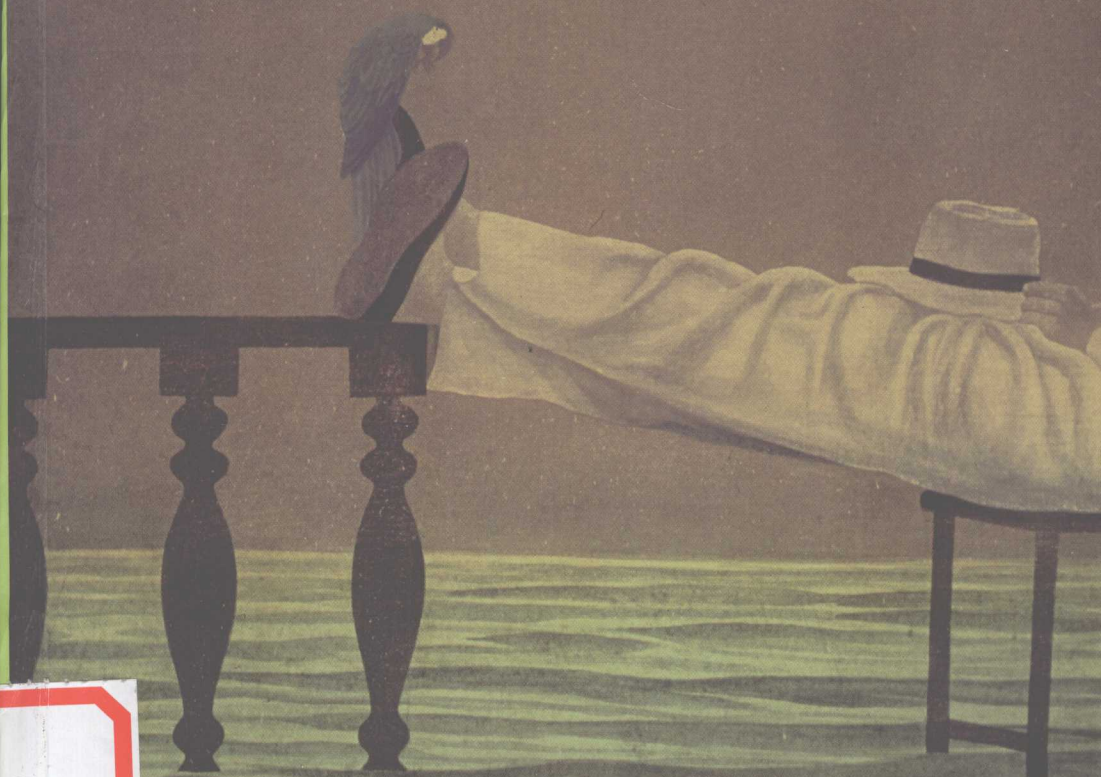


孙甘露

Teenage Bacchus

我是少年酒坛子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孙甘露

Teenage Bacchus

我是少年酒坛子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少年酒坛子 / 孙甘露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7

(孙甘露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80678 - 652 - 9

I. 我...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610 号

我是少年酒坛子

孙甘露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封面绘画 / 徐 累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王 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65 1/16 印张 11 字数 125,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652 - 9 / I · 85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访问梦境	1
信使之函	40
仿佛	73
请女人猜谜	101
我是少年酒坛子	132
岛屿	143
边境	154
夜晚的语言	165

访问梦境

到了结束的地方，

没有了回忆的形象，只剩下了语言。

——卡塔菲卢斯

如果，谁在此刻推开我的门，就能看到我的窗户打开着。我趴在窗前。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我的背影不能告诉你我的目光此刻正神秘地阅读远处的景物。谁也不能走近我静止的躯体，不能走近暮色中飞翔的思绪。因为，我不允许谁打扰死者的沉思。

这显然不是最初的事件。这些目光游移的人骑马来海边。黎明前夕，岸边的风吹打他们。这种潮湿而充满暗示的抚摸使他们绝望地守候天明。时临正午，他们中间有人发现他们的皮肤渐趋棕色，他

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正开始发生变化,就是这种对变化的意识使他们驻足不前。他们面对大海朝后退去,仿佛那蓝色是生命的一种威胁。当一些植物在他们膝间摇曳时,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倒下了。作为对倒地的崇拜,所有的人也都仪式般地倒向大地。当一行飞禽掠过之际,他们化作了泥淖,并且宣布:我们是沼泽。

与此同时,在远方山脉的另一侧,一些面容枯淡的人预言:一切静止的东西终将行走。于是,树开始生长。平原梦想它们褪去了干草和瓦砾的遮掩,向临近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开始吟唱追忆的歌曲。世纪的帷幕拉上了。死者的窗户也已关闭。一只手在我的眼帘上画下了另一只手。

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我前方的街道以一种透视的方式向深处延伸。我开始进入一部打开的书,它的扉页上标明了几处必读的段落和可以略去的部分。它们街灯般地闪亮在昏暗的视野里,不指示方向,但大致勾画了前景。它的迷人之处为众多的建筑以掩饰的方式所加强,一如神话为森林以迷宫似的路径传向年代久远的未来。它的每一页都是一种新建筑。对这种新建筑的扼要解释,在我读来全是对某个显而易见的传说的暗示。在页与页之间,或者说在两种建筑之间,我读到了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读到了它污秽的色彩,读到了它两岸明丽的传说以及论述河流与堤岸关系的许许多多的著作和文献。我的眼睛随着书页的翻动渐渐地湿润。一个声音在地平线上出现,它以一种呓语般的语调宣称:最终,我将为语词所融化。我的肉体将化作一个光辉的字眼,进入我所阅读过的所有书籍中的某一本,完成它那启示录的叙述。

但是在此之前,我还必须以一种平凡的方式,阅读我梦一般的内

心,以此守候我的奇异的苏醒。

修枝时节。鸽羽般洁白的书页为我棕色的手指所翻动之际,我听不见任何音响,战争在远方。当我孤独地默读讨论情感流放那一节文字的时辰,一枚暗红色的植物标本从书页间落到我的怀里。我把它举到我的眼前。我惊异地意识到,这枚勿忘我就要引导我踏上遗忘之舟,逐渐远离具体事物。由我的阅读方式所造成的语感,将使我无以表达我的痛楚,我墓地般的神情只能给人以扫墓者的追悼之感,我肃穆的语气将我的纯洁转化成了不诚实的成熟。我用年轻的目光打开缅怀之门,我又以垂暮之年的仁慈注视它关闭。我的激情在此之间无影无踪。悲痛因此遭受时代的非难和指责,个人私情因此写入祖国纪事之中。

这时我的手指移开。下午的风吹拂我的书籍,并且依次翻动它,直至尾声和黎明。

天色将暗。那些在深夜进港和出航的船只此刻正在锚地宁静地停泊和对停泊的向往中行驶。我沿堤岸行走。我断定,我对这次航行会有所记忆。我甚至早已认出了无可避免的干枯的河道。我渴望我能体验在水边生长的人们对风景的感受,我察觉到人类有能力复制他们隐秘的感情和愿望,并对此进行有节制的批判和扬弃,无色的风帆就要扬起,我看到我这个婴儿被置入理性的澡盆,在情感的潮汐之间,随水而去。

丰收神站立在夜色中的台阶上迎接我。她的呼吸化作一件我穿着的衣服,在星月隐约的夜色下,护卫着我也束缚着我。

室内灯光昏黄，语声充满柔情蜜意。这一切在我看来既是引语也是诚言。一年前，我们共同途经一家古玩商店的时候，她忽然转身对我说，我们家族的历史是秘不示人的。你要想赢得我，就得首先赢得我的家族，也就是进入我的祖先的内心深处。此类箴言似的告诫，当时我只能以沉默应之，我幼稚的心灵不容我设想，我拥抱我的情人，就是拥抱我情人身后一切与之有关的人物和事件。

这时辰，我只能任我的印象安慰我的感觉，让城市生活培育的陌生意识安慰肉体进入恐惧。

在我假想的相遇中，她曾经以异族神话的方式坐在一株千年古树的枝桠上，在我处子的仰视中飘飘欲仙，她以传说和现实编织目光的眼睛放射着迷惘的圣女的贞洁。我内心平凡的冲动为她的眼睛所揭示。我幼稚而荒谬的情感方式因她的话语而享受到时代的阳光。丰收神在我迟疑的时刻直率而委婉地向我表白了她对潮汐和新月的热爱。这种对超越生命和沉溺生活所作的奇妙而诗意的结合，指引我跨越了异性介入的水线。在鸽子的咕咕声中，完成了青春期的自我接纳，从此驶入布满情感暗礁的智慧之泽。

丰收神向我走来，她在夜色中朝我伸出手。那姿态仿佛正行走在史前的平原上。

在这种时候，你还能那么健康，我真是高兴。

我猜想她所说的“健康”可能指的是“正常”。我确实是通过航行开始驶入某个港湾的，大海的波涛在摇晃中培养了我的飘逸感。

你选择夜晚来访，的确意味深长。

我并不是有意选择，只是我赶到此地已是夜幕降临。

你是怎么找到这片橙子林的？我们居住的这一带家家门前都有一大片橙子林，几乎很难分辨。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看到了梯子,那架靠在门前的白色梯子,就是你告诉我的那架由一位闪闪血统的老人在他双目失明之前,用他裱书手艺制成的白色梯子。这架梯子是你们家的标志。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你这是在模仿我,而我只是在心境恶劣时才会这样说,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模仿这些,我不喜欢阿谀的模仿,尤其是我的恋人,你别想用这种方式混入我的家族。

我非常难过。我告诉她,确实是因为看见了这架白梯子才没有使我因夜晚和橙子林的香味而消沉以致迷失。我确实将这件家传的古物看作一种文明的象征,才没有被途中所见的所有那些少女和大同小异的橙子林所蛊惑,直接抵达了她的宅邸。

不!她大声宣告。你因此错过了天赐的良机,你途经湖泽而不饮水,正好说明了你天性的软弱,你害怕得病、夭折乃至半途而废,你想表明你以完美的形式寻求到达完美的完美途径。而我的家族,我身后的这扇门正好是歧路。说完,她扭过身去,用手指点了一下那扇带纹饰的漆成玫瑰色的大门。大门应了咒语似的无声地打开了。室内的灯光照射到门前的台阶上,给清凉的夜色增添了几分寒意。

她转过脸来。我感到恍若隔世。

丰收神的身后站着一位穿睡袍的男子。他的脸修整得干干净净。

我父亲。说完,丰收神径自走进屋去。

我通常是在我祖先为我留下的院子里会客的。我对年轻客人的来访尤其满意,这是我的家族兴旺的体现。我这个人对下一代如此宽容,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遵从简化了的闪闪人的习俗,在饭桌上和我的子女讨论爱情和性爱喜悦的从属关系。但你不要因此误以为我们漠视世代相传的清规戒律,我们内心的节制是以我们体验朗诵理论的快感来补偿的。我的祖先很早就认为:谈论吃比吃这一行为本身更

具光彩,更何况谈论吃什么和谈论怎么吃比之具体吃什么和能够吃到什么来得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具有超脱精神。总之,你不难从我的言谈中领悟到:惯例对我们这样一个有历史可追溯,有传统可依附的家族来说是崇高的。

他做了一个短暂的停顿,清理一下喉咙中的杂音,俯身凑近我的耳际,神秘地宣布:我愿意在我的余年,忍受你这样有理论倾向的贫民,你来自下层,刚好可以补充我们家族的混乱的血系。

远处传来一阵歌唱般的哭泣。丰收神的父亲消失在橙子林中。那哭泣像是一个女性在缅怀她的初次分娩,又像是一个男人在搜寻他的私生弃儿。

你不用对此感到惊讶。

我身后传来一位女性的温柔的嗓音。我丈夫过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我打断她的话,告诉她,我并没有对她丈夫的这番演说感到惊讶,我只是说,用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待客,容易使人气馁。她没有理睬我,两眼注视着漆黑的夜幕,咏叹似的继续她的解释。那是一种文字的回忆,一种尚未泯灭的纯朴的愿望,这的确幼稚,但可以奉献,并且是以自己意识不到的方式。说着,她将手伸给我,引我走进门厅。我丈夫有一种不健康的阅读方式,他总是熟记那些不能被死亡抹去的名字。

你指的是像群居的企鹅这样一些概念吗?我好奇地问道。

不是!你不要以为我在为我丈夫辩护,他无时无刻不在检阅他内心森林般的欲望,你别以为这是冲着你说的,他是个病人,他这一辈子就被澳大利亚肝炎折磨得不行,你应该原谅他,这我求你了。你务必答应我,我以一个妻子、一个女人的名义求你了。你自便吧,我要找他去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她把我独自一人撇在这过道里，往橙子林深处去了。

我从傍晚时分开始。走过迷人的街道，走过诱人的橙子林，走进这座令人生畏的楼房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这些彼此相似的街道，林子和院落给人一种迷宫的感觉。处处都是希望。而每一步都是陷阱。我的乐趣此刻已不在于何时走出，而在于备受折磨。

我记得丰收神对我说过，她爱我，我是她的理想的化身，但你是我阴暗的理想。我揣测，她大概想将她所意识到的所有罪恶通过我得以具体化。我因此成了罪恶的化身，值得庆幸的是，她时常爱抚她的罪恶。

这个客厅似乎是夜晚的化身。它具有夜晚所具有的由远而近的寒意，渐渐降临又缓缓升起的黑暗，音乐般的遐想以及自我暗示的恐惧。我惊喜于我以如此具体实在的方式迈入了我渴望已久的抽象的历史。

我正面对一扇窄门，迎门置放的一把椅子几乎意味着一种邀请，而椅背上挂着的一条鲜艳如血的围巾又似乎是对邀请的某种解释，而围巾的悬挂方式又像是对任何试图理解解释的劝阻。我在这把木椅前逡巡不止。在我贫乏的记忆中罗列以往无数世纪的那些著名的狂想：侏儒的诞生和巨人的死亡，愚昧的早产和聪慧的夭折，图腾的变迁和祭祀的延续，恋尸者的欣悦和牧羊人的忧伤。由此，将我对具体事物的注视引入对暴力和爱的思考。这个在门前摆设象征物的家族理应被载入典籍，以便为后世赋闲的人们所引用。

越过这把白色的木椅和血色的围巾，沿墙是一排褐色的陶罐。它们一共是十二只，分别盛放着十二种动物的尿液。它们的用途和它们联合散发的气味是我无法臆想和讨论的。我草率地把它们归结为对飞禽走兽的崇拜而导致的“爱物及尿”的心理所为，随即便掩鼻越过了

它们。这一由感官决定的忽略是由我固有的偏见所规定的了，而面对旷世的奇臭我们有保留偏见的权力。可是，对这一明显的错误的认识能力是在我进入街道拐入橙子林远远地看见那架白色的梯子的瞬间丧失的。在这迷宫里，我的理性是无所作为的，我只能为我遐想的冲动所驱使，在悲观的侥幸中择路而行。

每当我经历了什么平凡而亲切的事物，我的热情总为我的虚荣所鼓荡，为自己勾画恢宏的远景好在它前面放声高歌。有时，我们日常的对话也是诗，也是舞蹈，没有目的，只是我们内在情感和欲望的折射或剪影。这是我们语言发展的一个较次要的原因。我唯有取这种态度，方可容易地克制对丰收神父母的厌恶感。他们的滔滔不绝的说话欲只能使这块地方徒增语言垃圾，有朝一日，他们说过的话将充满在大气之中，直至我们的唇边，使我们无法启齿。倘若不能有效地控制丰收神父母这一类说话狂，总有一天，人类的交往要依靠细致而准确地吞吃字眼、短语、长句来维持了。在这幢房子里没有沉默。但四周静得可怕。我很想找一个人聊聊，即使是跟一个死去的人说几句不相干的废话。

你可以到剪纸院落去。

我现在开始回忆。我将排除时间的因素，就是说将彗星的漫游和星宿的静止现象从我们的印象中剔除出去。

我在橙子林中迷失了方向。

一个有着一张修女般脸孔的少妇坐在树下吃橙子。她嘴里不断发出的咀嚼声，听起来像是在啃纸板。在她的身边公猫和母狗偎依着沉溺在缺乏宗教倾向的幸福之中。

你在寻找剪纸院落吗？

是的，但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要往剪纸院落去的呢？我

惊异于她美妙的嗓音。

从你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所有到剪纸院落来的人都呈现出相同的迷惘。

难道这里就是剪纸院落？在我的想象中剪纸院落即使不是神圣的，至少也不至于平庸到和别的橙子林毫无二致。

那少妇点点头，继续嚼她的硬纸板。不同的只是比起先前更加起劲，那声音近乎一个男人在夜间磨牙。她身旁安于与异族异性杂处的动物的脸上浮现出如梦的甘甜与和谐来。

她似乎看出了我为在进化的行列里落伍于人类的低能动物所吸引。她起身朝我走来，脸上那纯洁的笑意令我神魂颠倒。我期待着从她的嘴里吐出些涉及高级动物情感的话题来。我并非兀自作此妄想，是她的神态指引着我的向往。

你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你如此热爱动物，真是令我感动。我的祖上是干狩猎这一行的，后来，他们和他们捕杀的对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那真是一些富于情感的动物，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具有高贵的气质，它们在与我们祖先的交往中表现了良好的教养，我的祖先就是在它们的帮助下逐渐脱离了那野蛮的生活，告别了原始森林，跋山涉水来到这块丰饶之地的。他们告别时的场面感人至深，有一千匹雄性斑马为他们舞蹈。其中有一匹领舞的斑马在表演一组模拟交配的动作时，为四匹跳群舞的小斑马踢碎了生殖器。鲜血和精液混合着喷射出来，那场面真是壮观，我这一生始终沉浸在那样一种狂热的向往中。我养了二十七条母狗，一百十三只母鸡，四十六条母狼，还有少量的雄性动物，这跟我崇拜它们有关。

我怀疑在这番话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哲学上的偏见，但是，这样一个像疯子一样具有魅力的家族是不会因为哲学史上的某次大论战而

败落到今天这种耽于口舌之乐的地步的。

你生活在一个直觉高于思辨的家族里。我装扮出我有非凡的归纳力。

我们热爱梦想就如我们热爱光荣。她说这话时，两眼流露出悲戚的目光来。

此刻，透过茂密的橙子林，可以看见远方天际的云霞，她从怀中取出一本白色封皮的小册子。她的眼眶里漾起了忧郁的泪水，她的胸脯山峦般地起伏着。

我负有使命，将这本书交给你。你务必熟记它的每一个字，直至你的内心深处。好吧，现在你随从我吧。今年的反陈述节，就由你和我来共度。

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们相随而行。我手中的这本记载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小书，是一本连环画。书名叫做《审慎入门》。它的每一页都充满了谰语似的独白。它由十三位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伟人的事迹片断所组成。我揣测，它的每一个字都来源于史前流行的咒语，它暗指我们这些行走着的活人全是应运而生。

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事物都诞生于一夜之间。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开始就有文字记载的环境里。这就是在你们外人看来，我们生活得如此轻松的原因。我们没有想象的义务，我们思维中所有的形象都取决于未来。这又是我们的生活为创造的混乱所充斥的原因。这就是反陈述节的由来。我想，你选择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历史的日子来造访剪纸院落是怀有阴谋的。当然，我丝毫不怀疑我的妹妹有什么不清白的可为我们家族所指责之处。她交上你这么个丑陋的小伙子，不会是基于什么性的考虑。这一点，我可以断定。好了，接下来的散步必须在静谧中度过。你留神你的眼睛，你看见什么，就将是什么。

么了。

《审慎入门》是参观剪纸院落的导游手册。这个院落的所有一切都与伟人们的所作所为有着对应关系。

在暮色中阅读这本书,无异于做一次内心故乡的漫游。从内心生活来看,伟人们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只是当伟人们悄然离去之后,我无法辨认出它们而已。

在十三位伟人中间,有七位是女性。而其中有四位来自于尼姑庵。其余的各位不是翻山而来,便是涉水而至。甚至从这些记载他们光辉业绩的文字中都可以看出旅途的疲惫来。《审慎入门》的编撰者把他们最初的长途跋涉说成是精神上的求索,而非肉体的流放。致使我这样的读者无以领会超验的陌生感,只是沉溺于快意的体验之中。

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属于剪纸院落的。属于它美丽的无需耕种的土地(当然它寸草不生,橙子树是一种理论上的例外)。属于它众多的庙宇和同样众多的心不在焉的信仰者(我即是其中之一)。属于它平静而大量繁殖同时又迅速为时间之潮湮没的守林人。他们不分性别穿同样的衣服,怀里揣着同样的书。他们以同样神圣的方式向过路人掏出他们并不认为神圣的典籍。这个院落因此变成福祉。

你能告诉我,你此刻正行走在何处吗?

她在我前面两米处突然转过身来。从她的目光来推测,这与其说是询问,还不如说是诱导。

我正走入审慎之门。

剪纸院落如纸一样单薄、脆弱,跟纸一样光滑、冰冷。那位来自落日故乡的伟人,一路上扶老携幼、风餐露宿,历尽了千辛万苦。他喝遍了三江四海之水,把五脏六腑呕了个干净。最终,才以他独有的规矩

劲挤入了伟人行列。《审慎入门》里收入了他亲笔抄写的唯一一封情书。字迹端端正正,十分宜人。尽管这封情书文笔拘谨,仍可以从中略窥伟人的当年风采。这封措词怪异的情书详尽地介绍了从古至今的各种冷兵器,并且客观而雄心勃勃地对未来的冷兵器作了实有远见卓识的预测。正是在这封情书里,这位喝葫芦水长大的远祖的后裔,有史以来首次明确提出在不远的将来,在和平环境里兴建冷兵器纪念馆的设想。

他的热情没有白费,在这位孤家寡人于某个风清月朗之夜溘然长逝之后不久,他的精神上的一部分远亲,坐在一种竹制藤编、前后两人抬着行走的玩艺里匆匆赶到此地。凭着对这句话的创造性的理解,加之他们自己的特殊爱好,于一昼夜之间,盖成了冷兵器纪念堂。当时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有意篡改,纪念馆变成了纪念堂。就此堂馆之争成了历史遗留的悬案。

我为我手中的著作所指引来到冷兵器纪念堂。我惊讶地向她表示,没想到橙子林中竟有这等美妙的去处。

我这人有古癖。我打小就嗜铁器,尤其嗜熟铁,对从土里挖出来的铁器更是视若珠玑,奉若神明。你们女人不知,只有这些冷冰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男人热血沸腾。

你也算男人?你还是个孩子呢,孩子不能跟那些真正的男人混为一谈。你还是乖乖地跟着我四处看看吧。我看你是叫那股子潮湿、腐烂的味儿熏昏了头啦。

从前,我是能够自由出入我的冥想的。现在,我冥想的门户,全叫一些不伦不类的疯子扼守着。他们把我挡在我的冥想之外嘲弄我。你知道,有些人一旦离开了他的冥想就立刻化为乌有了。我深知我的处境险恶。

这个纪念堂为一张凉席隔为两个部分。正面叫做远征时期，反面叫做和平时期。由一些过分注重形式的文字作为它们的解释。远征时期遗留下来的冷兵器在今天看来非常威严。依我之见，用这些东西来演戏或者用于某种仪式要比用之冲着什么人和动物乱比划要合适得多。和平时期的冷兵器在风格上则迥然不同。它们制作得更为精致、锋利，适宜直接佩戴在肉体上，或者，捅到肉里面去。一看，就知道它们与鲜血啦、头颅啦、骨骼啦什么的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审慎入门》记载，和平时期也叫做雨季时期。因为它牵涉到两次象征性的远征，并且完全是为雨水所遏止的，要不是之那半岛每年有一半时间是为雨季所控制，《审慎入门》的篇幅很有可能是今天的一倍。

据说，之那半岛原本是一块四季如春的土地，那儿居住着的人个个如花似玉，连干粗活的男人也不例外。后来，有一部分上身发达，下身萎缩的人鉴于战事频繁、四处奔波实在倒胃口，便一致决定，将这个地方划为永久战场。同时，考虑到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斗殴，肯定会使战场污秽不堪，便将一年中的一半时间划为雨季，以此，清扫战场，冲洗血污。

对于我们某些祖先的这一举动的含义，《审慎入门》的编撰者不置可否，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什么：金戈铁马啊啊啊。这种念书人的词藻让我这个武夫的后代大动肝火。

我想知道，写这本书的混账东西如今躲在哪儿？

你指的是我吗？我才不是什么混账东西呢，我描写的那些人才是混账东西呢。她并没有气恼的意思。

怎么，《审慎入门》是谁都可以编的吗？我为如此神圣的东西出自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之手大为不满。